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名家图说元迎探惜

Mingjiatushuo Yuanyingtanxi

■ 李希凡等 著 王翠艳 选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名家图说元迎探惜

Mingjiatushuo Yuanyingtanxi

■ 李希凡等 著 王翠艳 选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图说元迎探惜 / 李希凡等著. 王翠艳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3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ISBN 978-7-5039-3143-7

I. 名… II. ①李…②王… III. 红楼梦 — 人物形象 — 文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2155 号

名家图说元迎探惜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著 者 李希凡等

编 者 王翠艳

图片提供 杜春耕等

责任编辑 栖花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版式设计 肖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3143-7/I·146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本书部分作者联系方式不详, 未能及时通知, 烦请与出版社联系相关事宜)



解读《红楼梦》重在深入文本

(代序)

张庆善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

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



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卷一 元春 三春争及初春景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三春争及初春景”

——论贾元春 李希凡 李萌 /2

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元春“三哭” 胡文彬 /14

论元春 张锦池 /19

元春之死 丁 淦 /43

《红楼梦》系隐秘曹家历史小说考

——元春判词考释 王玉林 /68

何谓“是非”“榴花”“三春”“虎兔”？

——《红楼梦》元春判词臆解 张永鑫 /77

皇恩何恩？贵妃何贵

——芳魂消耗贾元春 谢鹏雄 /85

卷二 迎春 侯门艳质同蒲柳

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还构。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

“懦小姐”与“孤介士”

——贾迎春与贾惜春性格略说 李希凡 李萌 /94

“懦”字神来悲迎春

——从“公府千金”到“蒲柳下流”的沦落 王颖卓 /109

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梁

——贾迎春 陈美玲（新加坡） /118

烟花巷中的冤魂

——贾迎春 胡淑芳 /126

卷三 探春 才自清明志自高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
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
安。奴去也，莫牵连。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

——探春论 蒋和森 / 136

政治风度的探春 王昆仑 / 157

只可惜她命薄

——探春与凤姐性格的同异 王朝闻 / 167

探春的道路 刘大杰 / 182

生于末世运偏消

——探春之“敏”与“怒” 胡文彬 / 190

探春远嫁猜想 张庆善 刘永良 / 200

怎样看探春对待赵姨娘的态度 张庆善 刘永良 / 208

卷四 惜春 勘破三春景不长

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大观园中的遁世者

——妙玉、惜春、紫鹃、芳官 王昆仑 / 214

堪破三春景不长

——惜春之“僻” 胡文彬 / 233

心向红尘与心向佛门 张庆善 刘永良 / 236

《红楼梦》惜春性格的刻画 胡晓明 / 246

卷五 原应叹息

贾府之兴衰亦系于此四春。元春之荣华为其添加冠冕；迎春之懦弱代表其内质之衰竭；探春之能干仍无补于其末世之摇危，但增困兽犹斗之哀感而已；惜春之潦倒，证明其败落流散之终果。不论是个人或家庭，甚至是一个朝代，皆不免在天道循环中，走完自己的一段生死起灭……

“勘破三春景不长”

——元、迎、探、惜与《红楼梦》的悲剧结构

..... 李希凡 / 254

原应叹息说四春 郭玉雯 / 275

卷一 元春 三春争及初春景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

“三春争及初春景”

——论贾元春

李希凡 李萌

冷子兴在“演说荣国府”时，曾这样谈到后来给荣宁贵族带来皇亲国戚之荣耀的皇贵妃贾元春：“政老爹的长女，名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送入宫中作女史去了。”“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余者方从了‘春’字。”（第2回）在中国传统习俗里，“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当是大福大贵之人。作者通过冷子兴之口两次重复“大年初一”这个中国最吉祥的日子，以预示元春未来封妃的福与贵。

小说中的“元妃省亲”是她唯一的出场，但这位元妃娘娘绝对是全书的最大的背景人物。我们在小说情节里总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像她传下的谕旨，赏赐的礼品，以及元宵节送出的灯谜，等等。特别是为其省亲而修建的大观园，她细心地“下谕旨”要众弟妹们进园居住，使《红楼梦》的主人公们，特别是男主人公贾宝玉，得以迁入他的“理想国”。总之，她的妃位，护佑着她的家族；她的进退，也关系着家族命运的兴衰。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清代皇帝选秀，必须是十三岁至十七岁的未婚女子。按小说所写元春带宝玉的情况来看，元春应该是在这选秀的年龄段的十五六岁时入宫的，也因为她是从小女史开始，步步登高，直至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在宫中生活了二十年。虽贵为皇妃，却终难逃脱悲剧的厄运。

元妃的“太爷们”即荣宁二公，是开国元勋，到了贾赦、贾敬、贾政的文字辈，已是第三代；而真正在两府内管事的，已是玉字辈，贾珍、贾琏等；杂活领班的，不少又是再小一辈的草字辈，如贾蓉、贾蔷、贾芹、贾芸等，各有分工。只不过，先皇御匾上的“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第53回），已是高悬在那里的空话。荣宁二府的现状却是日薄西山，每况愈下，恰如冷子兴所说：“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



元妃省亲

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2回）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代王朝政治风云的“变数”，总会裹挟、波及与宫廷有着

千丝万缕联系的豪门贵族，使其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秦可卿死前梦兆王熙凤时，就作出过警示：“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并预言：“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间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第13回）这“非常喜事”，即是贾元春的封妃。

元春晋封贤德妃的消息没有正式传出之前，全家正在给贾政庆寿。皇帝的意外召见，使举家惊恐：“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立”……直到夏太监出来道喜，讲清楚是贾元春晋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后，“贾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洋洋喜气盈腮”。“于是，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不绝。”（第16回）寥寥数笔，把荣宁贵族在封妃事件中所激荡起的情绪的惊喜和波澜表现得活灵活现。

一次突然降临的皇帝的陛见，竟会把开国元勋的公爷府搅得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也彰显出皇权下王朝政局的变幻莫测。在清代雍乾时期的史实中，曾有许多皇亲高官遭遇抄家灭门的惨祸，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家族，就是其中的“一叶”，然“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曹雪芹将自己的切身感触，写进了甄士隐的《好了歌》注，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所谓“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第1回）。正是对那个时代变幻无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荣宁二府平素所见，所以心存畏惧、神经脆弱之根因。而元春的晋爵封妃，带给了他们意外之喜，重又燃起了这个“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贵族之家富贵权势的欲望，以为有了贵妃之宠，有了皇帝的坚实靠山，便可以振兴家族、荣华不绝了。这恰如给一个重病者注射强心剂，使这没落的贾氏贵族的羸弱之躯，瞬间精神抖擞，兴奋不已。于是，他们穷尽家财，备办起“元妃省亲”的“盛事”。

按小说中的描写，为了嫔妃的一次省亲，皇亲贵戚感戴皇恩，夸饰奢华，竞相建造省亲别墅；相比贾府已算是“省俭”的了，只在两府间建造一座大观园，并未像吴贵人家那样，还“到城外去踏看土地”。但从贾政携宝玉与众清客游园题匾额，贾妃眼中所见“感叹奢侈”，以及刘姥姥进大观园如入仙境一般的描绘中，也能体察到省亲别墅的建造，当使“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的”





荣国府，更加捉襟见肘。正像贾蓉回答乌进孝时所说的：皇上和娘娘“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别墅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第53回）。这省亲的花费，绝非赵嬷嬷向王熙凤讲的“太祖仿舜游”（隐指康熙南巡）甄家接驾那样：“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第16回）。荣府则是穷尽了自己的“内囊”，他们的夸耀奢华，其实只是一场虚热闹，“打肿脸充胖子”而已。

贾宝玉“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第16回）。是贾宝玉对这位疼他、爱他、教他，并对他始终关怀备至的长姐感情不深吗？显然不是。连堂姐迎春的出嫁，都使他伤感地吟出了“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第79回）的悲音，更何况他的亲胞姐姐呢？宝玉的女儿观是“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渣滓浊沫而已”！有着这样看法的他，还能对姐姐的“受



元妃省亲 孙温等绘《全本红楼梦》